



丛书

烽火赣西南

他们掀起的红色革命风暴，是以死的姿态追求光明、平等与新生的搏斗。没有他们，中国革命的历史就要改写！谨以此书，献给那群为信仰、为正气和为爱恨而舍身的英雄

FENGHUOGANXINAN

钱其昭 著

赣西南红色风暴是井冈山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一环

长／篇／小／说

东固山被誉为『东井冈』，毛泽东说：『红军在这里集结，就像一柄锋利的宝剑，插向敌人的心脏，随时可以致敌于死命。』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红色出版社



红色岁月

丛书

烽火赣西南

钱其昭 著

FENGHUOGANXINAN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RENMIN CHUBANSHE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烽火赣西南 / 钱其昭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10-06494-7

I. ①烽… II. ①钱…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7439 号

烽火赣西南

钱其昭 著

责任编辑:邓丽红

封面设计:游 珑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702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15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380 千

ISBN 978-7-210-06494-7

赣版权登字-01-2014-26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45.00 元

承印厂: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江西省文艺创作与繁荣工程资助出版

作者简介



钱其昭，男，1958年出生，江西吉安青原人。小学高级教师，中共党员。业余时间喜爱文学创作，在各级报刊杂志发表文章百余篇，出版专著2本，合著3本。

人物表

- 赖经邦** 历任东龙工农革命军书记、第七纵队纵队长
段起凤 历任东龙工农革命军副队长、第七纵队副纵队长、红四团团长
曾炳春 历任东龙工农革命军、红二十军政委
汪安国 七纵队骨干、安福县委书记
高克念 历任吉安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七纵队骨干
刘经化 七纵队骨干、参谋
段蔚林 七纵队财务
黄启绶 七纵队骨干、东固平民银行行长
谢云龙 造铳专家
裴 仁 七纵队战士
郁 方 七纵队战士
李文林 历任赣西特委秘书长、第七纵队纵队长、红二团团团长
曾 海 历任吉水县委书记、赣西苏维埃主席、赣西南特委书记和苏维埃主席、江西省苏维埃主席
毛泽覃 历任吉水县委书记、公略县委书记、公略中心县委书记
刘士奇 历任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军政委
刘铁超 红二十军军长
钱恩京鸟 少先队员、红军烈士

钱圣董 又名钱江,少先队员、共和国少将

王叔基 富田乡乡长,王家村大地主

贾南青 东固乡乡长

阙富宝 九寸岭匪首

曾金生 三彩匪首

孙道发 紫瑶山匪首

梁仁杰 良村民团团长

前 言

东固,位于永丰、兴国、吉安、泰和四县交界处,圩镇在高山上的—块盆地上,四周峰峦重叠,山势十分险要,是赣西南地区最早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与西面一百五十公里的井冈山遥相呼应。

赖经邦在永和教书期间,就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与曾海结为莫逆之交。1927年,赖经邦奉命潜回东固,成立了东龙党支部,以县农协会发的九条步枪为基础组建了东龙工农革命军(东龙游击队)。而曾海因为闹革命触及土豪劣绅的根本利益,当地土豪联名向国民党吉安县政府告状,曾海遭靖卫队的搜捕而无法在家立足,不得不远走广州。

离东固不远的兴国蜈蚣山活跃着一群绿林好汉,领头的寨主叫段起凤。

在东龙党支部书记、游击队队长赖经邦的说服下,段起凤的这支绿林武装结束了打家劫舍的绿林生涯,走上了革命道路。东龙工农革命军以东固圩镇东面的养军山为大本营,举行了震惊赣水河流域的“东固暴动”,打击了富田土豪王叔基的嚣张气焰,为好友曾海报了一箭之仇。

本书继《东固暴动》之后续写,王叔基纠集了五六个乡镇的土劣势力,几次进剿了东固,不但没有消灭东固农军,反而使这支农民革命军越来越壮大。

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奉特委命令,将吉安延福地区李育青为纵队长、金万邦为党代表的第九纵队联合,组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红二团游击于峡江、永丰、乐安之间,红军队伍迅速扩大到800余人、430余支枪。与赣南红军第十

五、十六纵队在兴国莲塘会合后，从红二团中抽调 100 余名党团员骨干，将十五、十六纵队组建成以段起凤为团长、金万邦为党代表的江西工农红军第四团。

赖经邦牺牲后，段起凤在安仁山秘密组建了一支部队，曾海发现后，两个好友之间围绕着这支部队的利用问题进行了几次智慧的碰撞。

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井冈山出击赣南失利，遭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部队疲于奔命。如果没有赖经邦和段起凤的接纳，这支疲惫之师就很可能有被国民党军消灭的危险，那么，中国革命的历史就要重写。1929 年 2 月 20 日，只有 3000 人马的红四军由兴国转移到东固，与赖经邦、段起凤创建的东固红二、四团在东固螺坑村胜利会师，红四军才得以有一个星期时间的休整。在东固石古丘河坝上的会师大会上，毛泽东说：“红军在这里集结，就像一柄锋利的宝剑，插向敌人的心脏，随时可以致敌于死命”。朱德也高度赞扬了这次会师，陈毅更是赋诗赞道：“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因此，东固山又被誉为“东井冈”，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红四军在地方红军的配合下，第九次终于攻下国民党军盘踞的赣中重城吉安。

1930 年 10 月，蒋、冯、阎的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对东固这个红色苏维埃区域进行军事“围剿”，企图将红军扼杀于摇篮之中。红军采用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部署，以东固为中心，将富田、水南、桥头岗、高兴、良村、龙岗、黄陂、潭头等周边乡镇倚为屏障，拉开了反“围剿”的战争序幕。

本书以真实的革命战争历史为题材，故事情节复杂，事件跌宕起伏，战争场面宏大。用纪实的手法作叙述，力求将一场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战争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

目录 ★★★★★

前言	1
第一章 一方土豪枪赎弟 三山草莽齐归顺	1
第二章 五市联防施偷袭 古瑞林惨遭火焚	14
第三章 土匪习气得改造 农军营地受重创	25
第四章 风萧萧兮富水寒 夜沉沉兮盼曙光	35
第五章 王叔基铩羽而归 汪耀葱组建农军	49
第六章 安仁山锻造军械 痴情妹思念情郎	64
第七章 养军山成立七纵 军械所遭受焚烧	82
第八章 十里长坑布密哨 七纵首战敌胆寒	92
第九章 枉纵火菩萨惊心 阅于墙兄弟扬镳	107
第十章 阴谋阳谋计中计 毁所建所难上难	121

第十一章	纵横联四面楚歌	剑锋指遍地开花		135
第十二章	桃坑坝英雄罹难	九寸岭匪患重闹		149
第十三章	真镇压五县会剿	假招抚仇人授首		166
第十四章	经济封锁熬过年	急剧扩充红二团		187
第十五章	赣西特委组四团	东固会师在螺坑		205
第十六章	知识打开聪明泉	法规指出迷茫津		228
第十七章	有心栽花花亦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		251
第十八章	溪陂村“二七会议”	横坑村曾海建乡	...	271
第十九章	“二全会”争论升级	吉安城八攻不下	...	292
第二十章	九打吉安蒋恐慌	一反“围剿”大胜利	...	314



第一章

一方土豪枪赎弟 三山草莽齐归顺

赣江风云东固山，几度征战人不还。

富水呜咽泣苦颜，古城旌旗腰未弯。

1927年2月，曾海当选为吉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执行委员，参与组织全县农民运动。在他的发动下，儒林区农民将当地一名破坏农会的土豪劣绅曾伏苟捆绑送县政府，后经县长周庭藩批准召开公审大会，将其处决，这给当地土豪劣绅沉重的打击。一向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岂肯罢休？过了几个月，永和的土豪劣绅联合向县政府告了一状，说曾海带头抗捐抗租，打土豪分田地，对抗政府，强烈要求县政府把他捉拿法办。这一状告得恶，这都反政府那还了得？那知县长换成了国民党右派分子，当即县政府就派兵到永和去捉拿曾海，曾海早已得到消息便躲藏起来，兵丁们扑了个空，被县长骂了个狗血淋头。兵丁们赶紧回到永和日夜搜捕曾海，曾海在家乡无法立足，只好去南昌寻找哥哥，哥哥没有找着，刚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随起义军南征到广东。同年冬入叶剑英领导的四军教导团当上士、事务长。12月，参加广州起义。月底，返回吉安，受中共党组织指派，到吉安县官田、敖城等地发展党员，建立中共芳井支部。这些情况，赖经邦和段起凤当然不知道，还以为曾海可能遭遇了不测呢。

1927年11月12日，赖经邦、段起凤率东龙游击队举行东固暴动，其时有一百多名群众参加，将东固乡政府彻底摧毁。接着西出富田，意欲铲除荼毒东固人民的大地主王叔基，不料，王叔基和东固乡乡长贾南青都在吉安，未能落网，只抓到了王叔基的弟弟王叔础，将其押至东固。继而出击永和圩，打击了八个土豪，筹款上万元，为曾海报了“一箭之仇”。而后应吴江所请，出击水南，缴枪十六支，又回富田缝制了二百多套军服，高唱凯歌回到东固养军山。

部队到了东固街上，那里早已是人头攒动，人们焦急地等待着他们胜利归来。傅服娇、陈阿金看到丈夫胜利归来，满心欢喜，赶紧上前询问出师情况。傅服娇拉



住赖经邦左瞧右看,问:“你没伤着哪儿吧?”赖经邦笑道:“我就站你面前,你有眼睛不会看呀?”傅服娇重重地拍了他一下,嗔怪道:“你这个有良心的!害得人家替你担心死了,还咁样子哇事,鬼才理你了耶。”赖经邦这才正经起来,说:“冇马格(什么)事,嘿(真的)冇马格事。你快回去吧,我还有事,现在不闲得同你哇(说)。”傅服娇问:“今部夜你转不转(回家)呀?”赖经邦说:“还有事,转不了,争取明部(明天)转,姪还要带部队转养军山,不同你哇了。”说完,赶紧跑几步追上了队伍。

陈阿金拖住段起凤,问:“仗打得还顺利吧?”段起凤说:“你没看到我们凯旋吗?废话。”陈阿金大叫:“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人家好心好意问你,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段起凤笑笑,说:“我怎么说话了?你问得也太稀奇古怪了,叫我怎么回答?”陈阿金说:“人家不是关心你吗?”段起凤道:“放心!我死不了!我不是好端端的一个人站在你面前,连一根汗毛都没蚀吗?”陈阿金眼睛一闭,继而睁开斜乜了他一眼:“死样子,鬼才愿意理你耶!”说完,一甩手走开了,段起凤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哈哈大笑。

街上热闹了半天,群众依然情绪高涨,拖着游击队员们问这问那,赖经邦高声大叫了几次集合都无人响应,无奈赖经邦找到一张楼梯,站在上面,高声命令:“东龙游击队集合!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喧哗的人群终于安静下来,游击队员们重新整队,赖经邦命令:“东龙工农革命军统统有,立正,稍息,齐步走!”

东龙工农革命军到了养军山,少不了要庆贺一番。好在有段蔚林、汪云从和黄启绶做后勤工作,一切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帖帖。赖经邦和段起凤到了屋里,只互相问了一句:“你睡不睡?你不睡我睡。”就各自找了一个铺位倒头熟睡。直至傍晚时分汪云从把他俩叫起来,他俩懵懵懂懂地踱入厅堂,只管和群雄们大吃大喝,吆五喝六。群雄们个个都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各自找地方睡了。

第二天一早,赖经邦就醒过来了,走到晒坪前眺望,养军山尽收眼底。这是一个两条山沟汇流的山岙,二十来户的人家就散居在这个山岙口,四周是群山环绕,苍松翠竹掩映,如果不深入到这个山岙里,站在四周的任何一个山顶上,是绝对瞧不出脚下还有一个小山村的。他非常佩服段月泉的军事眼光,他想,一个当土匪的人竟然能够选择这里作大本营,确实有他过人的眼光,这里几十个人、百多个人不但可以供养自给,而且还可以隐藏上千人的大部队,四周的大山,可以作御敌的大好屏障。

传说元末明初的时候,东固有一姓谢名马王的,他臂力过人,武艺超群,不但性格豪爽,而且很讲义气。他网罗了一些穷苦农民,占山为王,专干一些打家劫舍的勾当。由于他杀富济贫,不但不会骚扰当地百姓,反而不时把一些粮食财物分



发给穷苦人家,所以,土豪劣绅对他恨之入骨,而当地老百姓却是十分喜爱这位山大王。马王为了山寨能够稳如磐石,就给他的部下下命令,在养军山水口险要处凿石垒起一座坚固的石门楼,日夜派人站岗放哨,扼守关隘。敌人如果想仰攻,其结果只能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早在1924年,段起凤学裁缝时就看中了养军山的险要地形和马王所构筑的坚固工事,后来才会来这里占山为王。

赖经邦又想到了昨晚自己纵情酗酒,心里悚然一惊,他想如果以后队员们都如此仿效,那还得了,惭愧同时又暗自庆幸,好在有这么块好地方,不然的话,在四周强敌环视的情形下,昨晚很有可能全军覆没,自己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想到这里,他暗自下定决心,只此一次,下不为例。继而,他又想到了游击队员们,那些农民兄弟还好说,段月泉手下的那帮兄弟毕竟是土匪出身,那就很难说了。不行,得尽快整顿人马,以应付今后可能更困难的局面。他是住在一户名叫欧阳林的人家中,欧阳林也起床了,跟他打招呼:“赖队长,你咋早就起来了,不多睡会儿?”赖经邦回道:“习惯了,天光就得起床,赖在床上也是转陀螺一样,不如起来吸吸新鲜空气。你忙吧,别管我。”赖经邦说着踱向房子右侧的地窖。

欧阳林家原有一口地窖,段起凤带着“三点会”的兄弟来后,又挖了两口。自从东龙工农革命军把这里作为大本营后,又增挖了四口,作为贮藏粮食和财物之用。另外,在潘姓和张姓等其他住户的旁边也开挖了一些地窖,分散贮藏粮食财物。赖经邦先检查了这边的七个地窖,再往其他的地窖巡视了一番,来到潘姓住的一排房子前,这时,队员们都起来了,纷纷跟他打招呼,赖经邦通知他们,饭后别乱走,要开会,自己也回欧阳林家去吃饭了。

饭后,队员们陆陆续续地都到了,齐聚在欧阳林家厅堂里。赖经邦说:“同志们,这是我们暴动后的第一次会议,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是一支真正的队伍了。不管外面叫我们游击队也好,还是叫东龙工农革命军也好,其实,我们就是一支游击队。既然是一支队伍,就得有队伍的样子,有队伍的纪律,所以呐,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就是要议一议该制订一些什么样的纪律来约束我们今后的行为。现在,请段副队长讲话。”

段起凤站起来说:“我也没有什么说的,赖队长说得对,我们刚刚打了一仗,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在富田,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今天就是得制订一些纪律,这样懒懒散散不成部队,以后怎么打仗呀?大家议议,以后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戴如山说:“我认为,既然是部队,就得吃住在一起,平常谁也不得随便外出,以免出乱子。还有就是嘴巴要牢,严禁对外界透露部队的事,即使是一件小事也不行。比方说派你去买菜,你就要东买一点西买一点,不能在一个摊位上买齐,人

家问你买这么多菜干什么，难不成你告诉人家说，养军山的部队要吃？假如你这样说，等于是告诉敌人说我们的兵力有多少，这岂不是无意之中就泄露了军事秘密？”

赖经邦点头说：“说得好！对！我们就得这样考虑问题，问题想得越细越好，大家敞开心扉来谈，有什么就说什么。”

裴仁说：“我们得规定每天的训练时间，上午练武艺，下午练枪法。”

郁方不甘落后，忙说：“放哨也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平时放哨要放出五里开外，再远的地方暂时没办法兼顾，山寨里的岗哨必须加强，最好是建几个固定的哨位，这样就能够遮风避雨，昼夜值班。”

王龙生有农民工作经验，他说：“我们要建立一套队员抚慰方案，先摸摸底，看谁家最困难，平时多发一点救济钱，农忙时，可托邻居帮助，时令紧了，是不是我们该派一些弟兄去帮忙，免得误了农时？”

李会风马上反对：“不行！队员们的家属要保密，万一敌人知道了，家属绝对没有好果子吃。既然要革命，就不能患得患失，就得准备一些牺牲。即使要帮，也只能是农协会的人在暗中相帮，决不能叫队伍里的同志们去帮。”大家一致赞同这个说法。

刘经化是个教书先生，他看不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喧闹场面，说：“我说呀，打了胜仗固然值得庆贺，但切不可高兴得过了头。要知道，我们是第一次出击，完全是打了个敌人的措手不及。我敢肯定，过不了多久，我们一定有硬仗恶仗要打。如果每打一仗，都要这般大吃大喝一次，不但山寨里的积蓄容易吃光，而且容易滋生一种土匪习气。要知道，我们不是土匪，而是工农革命军，打了胜仗固然高兴，但切莫大吃大喝，我认为稍微改善一下伙食倒是未尝不可。”

裴仁很不高兴，大叫道：“你别说得那么严重好不好？革命也好，杀富济贫也罢，都是打土豪劣绅。胜利了，庆贺一下算不得是土匪习气吧？”

“是啊！不就是家里穷才上山落草吗？现在我们是革命军，是得要纪律，难道说革命军就不要吃饭了？打了胜仗吃一顿好的是天经地义的事，值得你发这么一大通的言论吗？”郁方紧接着说。

李会风说：“我认为刘经化说得有道理，胜不骄，败不馁，古人有训么。干脆规定以后每打一次胜仗就改善一下伙食，酒可以喝，但必须有定量，绝不能喝得东倒西歪不成样子，万一敌人摸进来，我们的脑袋掉了还是个糊涂鬼呢。”

裴仁摸了摸脑袋，说：“嗯！这还有点人情味，就这么办吧！唉，打了胜仗不能尽情喝酒，真扫兴！”

赖经邦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说：“我看同志们说得都很好嘛，革命觉悟



性比以前大有提高,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我看这样,打仗喝酒的事就这样定了,每打了一次胜仗,可以根据情况改善一下伙食,也可以喝少量的酒,但绝不允许喝醉。下面我们就议议其他的事情吧。”

段起凤说:“我们还一件大事没有处理呢。”

赖经邦忙问:“什么事?”

段起凤说:“王叔础该怎么处理呢?总不能让他天天耗费我们的粮米吧?”

赖经邦:“你想好了主意吗?”

“没有完全想好。”

李金山说:“我看把他毙了算了,没必要为他花那么多的神气。”大家齐声称好,段起凤也表示赞同。

高克念说:“不妥。王叔础现在是我们的俘虏,已经被解除了武装,杀他不道义,我认为最好在他身上做点什么文章。”

赖经邦满口赞同,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我认为罪大恶极的是王叔基,王叔础并不是我们所想镇压的人,我们何不利用王叔础换几条枪呢?想来王叔基不舍得也不行。”

段起凤笑笑说:“我也曾经这样想过,也正想利用王叔础换枪呢,就怕你又说我是土匪习气。”

郁方大叫:“换什么枪?好不容易抓了这么一条小泥鳅,也算是给队长出了口恶气,干脆毙掉他算了。”

李金山拳头一举:“对!毙了他!”裴仁、史家其、罗秀盛、王龙生、吴三晋、雷扬许、戴如山、廖祖明、彭家明、彭兴邻、廖光德、周新瑶、李先潮、李先汗、李先溱、廖祖忠、李会风齐表赞同,段起凤用眼瞟着赖经邦。

赖经邦笑笑,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说:“谢谢同志们!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我也很想杀了王叔础,有仇不报非君子嘛,是吧?可问题是他不是我的对头,杀了他,还是不能解除我的心头之恨,而且于事无补,不如用他换几条枪更合算。我们东龙工农革命军缺少的正是武器弹药,有了枪支弹药,何愁抓不到王叔基?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呀?”

罗秀盛说:“既然队长这么说,那就换呗。算算我们一共有多少人,还缺多少枪,让王叔基一次性补齐。”大家哄然称好。

段起凤说:“别想得那么天真!你们最好动动脑子,既要让他心疼,又要让他拿得出。王龙生,你是王家人,知不知道王叔基家有几条枪?”王龙生摇摇头,说:“我哪敢去他家呀?不多,但几条枪是有的。”

雷扬许说:“是呀,是呀!我们想要一百条枪,他王叔基也要拿得出呀。就算

王叔基买得起一百条枪，可他也买不到一百条枪呀，是不是？我看呀，他最多也只能买到十条枪。”

李会风说：“我看这也不可能。别看王叔基欺负我们时像只大乌鲤干（乌鱼），可他到了吉安呀，充其量只能算条小泥鳅。我看他呀，顶多能弄到七八条。”

段起凤说：“嗯！这话对。你要王叔基拿几块现洋，他倒出得起。你要他拿这么多的枪呀，就是打死他，他也没这个能耐，我们出价的人应该讲究一点实在，别漫天要价，弄得生意做不成。”说得群雄大笑起来。

赖经邦笑了：“想不到段队长还是个蛮精明的生意人嘛！我看呀，就按十条枪这个底数跟他讲价，讲得多就多得，讲得少就少得。其他的话不要多讲，现在还是讨论一下派谁去做牙人（中间人）最合适。”

罗秀盛说：“李会风是个篾匠，算是个买卖人吧，就派他去好了。”

李会风盯着他，皮笑肉不笑地说：“这桩买卖很好，就算真派我去，也要一个帮腔的人是不？我看就你吧。”罗秀盛朝他作了几个大揖，说：“别别别！你饶了我吧，就算我刚才提错人了，你千万不要找我去帮什么腔，如果要我去冲锋陷阵，我绝不含糊。做生意呀，没经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群雄又一阵大笑。

“我不就是会做点篾器卖吗？哪里做过什么生意？你呀，就别推辞了，在战场上你是大英雄，在生意场上你也是个大行家呀……”李会风还想说，赖经邦打断他的话头，说：“李会风，别说了，我看罗秀盛提对了，这件事非你莫属。你不是要一个帮腔的人吗？好！就雷扬许去。”

雷扬许急了，站起身来：“你们怎么把我也扯进去了？”赖经邦摆摆手，说：“听我说，这事关系重大，没有老实持重、心眼灵活的人还真办不了，这两点你们两个人都占全了，你放眼瞧瞧，还有谁比你们俩更合适的？”雷扬许见说，咽了咽口水，一屁股坐下。

赖经邦接着说：“原则上我们是用王叔基换十条枪，谈判的技巧你们俩得好好合计，免得出什么岔子。下面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营建山寨，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

“报告！三彩‘三点会’头领曾金生、富田九寸岭的阙富宝、泰和紫瑶山的孙道发、永丰良村的民团首领梁仁杰求见。”前哨回来报告。赖经邦和段起凤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说：“放他们进来。”哨兵离去，赖经邦接着说：“请大家猜猜他们的来意。”

裴仁说：“哼！他们能有什么好意，看我们打了土豪，眼红了，想分一杯羹呗。”

郁方说：“是，这样的不义之徒还是别招惹他们，免得坏了我们山寨的名声。”

段起凤喝道：“郁方，你又在胡说什么？你还当我们是土匪呀？什么山寨不山



寨的？现在我们是东龙工农革命军，是东龙游击队，你胡诌些什么？快闭了你的臭嘴！”

“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吗？”郁方瞥了一眼段起凤，说：“工农革命军也好，游击队也罢，还不都是打土豪，跟我们当土匪有什么区别？”

赖经邦正色道：“郁方，你这话就大错特错了，怎么跟土匪没有区别？区别可大了，我们东龙工农革命军的宗旨是保护工人不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农民不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是为了工人、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而革命的。现在我们的入枪很少，不足以跟剥削阶级对抗，这就需要我们团结和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以壮大我们的势力。别看我们现在暴动成功了，要想到被打击的地主、资本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一定会来找我们报复，到时候我们怎么办？”

郁方仍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嘀咕道：“这有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呗。”

群雄正说着，阙富宝、孙道发、曾金生、梁仁杰四人鱼贯而入，齐向赖经邦和段起凤拱手施礼，赖经邦赶紧离座，拱手回礼：“恕赖某未曾远迎，请各位上坐！”亲自倒茶奉上，问：“不知各位英雄到此有何见教呀？”

曾金生、孙道发、阙富宝忙起身施礼，齐声道：“前日我们冒犯了赖队长，今日特来赔罪，望赖队长多多原谅！”

赖经邦一挥手：“罢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别再提了！”

段起凤一拍桌子，喝道：“你们几个狗东西瞎了眼，还知道来赔礼道歉呀？”

四人一惊，孙道发忙说：“都怨我们有眼无珠，冲撞了赖队长，好在段寨主来得及时，才免得我们把错犯大。赖队长，就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宽宥我们这次，以后如有再犯，就算你扒了我们的皮，我们也绝无怨言。”

“算了吧！这事就别再提了，我没有怨你们。说吧，你们到底来干什么？”赖经邦说。梁仁杰起身，拱拱手，说：“赖队长，是这样，你看我们没有一个正主，想事、做事都不得要领，总是犯错。你们这次暴动反响很大，吉安打上到东固，一路都震动了，老百姓齐声称赞你们干了件大好事，特别是东固人，都说你们替他们出了口恶气，打掉了王叔基的嚣张气焰，都拍手叫好。想想我们民团没有任何作为，不如加入你们的队伍，不知赖队长是否愿意收留我们？”

曾金生、孙道发、阙富宝忙接说：“是呀，是呀！我们不做土匪，宁愿加入你们的队伍！”

裴仁冷笑一声，说：“就凭你们这群土匪，也配加入我们东龙工农革命军？”

曾金生不忿：“这位仁兄怎么这样说话呢？你以前不也是土匪吗？为什么你能加入，我们就不能加入呢？”